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李青霞接了過來，見信封上寫著「浮雲上人親啓」不禁微感驚異道：「靈隱寺中好像沒有這麼一個人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總鏢頭祇管送去好了，而且要叫送信的人盡快將浮雲上人帶到駱家去！」

李青霞將信未信地走了。

呂子奇卻不以爲然地道：「以大俠的穿揚神射，再加上老朽的十二金錢鏢，想來已足夠應付了，而且我們此去並不一定會跟他們打起來……」

金蒲孤慎重地搖搖頭道：「黃姑娘的武功比我高明多了，假如她失陷在駱仲和的兒子手中，足見他們的武功不可輕視，我覺得還是先準備一下的好！」

呂子奇不作聲。

李青霞已從外面交代定畢回來到：「妾身這就帶大俠前去！」

金蒲孤點點頭將那張黃龍大弓的弦緊了一緊，又小心地檢視一下壺中的長箭，由於他這番隆重的態度，使得呂子奇也跟著緊張起來，摸摸袋中的金錢鏢，三個人才走出鏢局，向錢塘門外而去！

旁依小河是一所氣像宏偉的大宅院，門口蹲著一對巨大的石獅子，門樓下站著幾個衣冠鮮明的僕人！

三人剛走到門口，一個僕人就拱手問

道：「來者可是金蒲孤大俠？」

金蒲孤傲然地道：「不錯！金某被人提姓道名稱呼的機會還不多，貴管家可真是禮貌週到，想來這都是貴居停訓練有素之故！」

那僕人的臉上紅了一紅，但仍拱拱手道：「小可言語失週，請大俠原諒，這兩位是……」

金蒲孤微怒道：「李總鏢頭是杭州第一號人物，貴管家難道會不認識！」

那僕人毫無表情地道：「小可自然識得李總鏢頭，可是家主人祇吩咐接待大俠一人……」

李青霞倒是不怎麼理。

呂子奇忍耐不住，怒聲叫道：「老夫呂子奇，來自關外長白山……」

那僕人笑了一笑道：「呂老先生大名四海俱聞，不用老先生報名小可也知道，可是家主人與老先生素無淵源，因此未加邀請，小可也不敢擅專！」

呂子奇怒意更深，可是他僅冷笑一聲道：「假如老夫想作個不速之客呢？」

那僕人用手一指道：「門戶敞開，老先生儘管闖好了，不過萬一有什麼得罪之處，請老生多加原諒，莫怪小可未曾預告！」

呂子奇臉色一變，冷冷地道：「老夫倒

想看看府上有什麼方法能阻止老夫入內！」

說完大踏向門中走去，那僕人負手退過一邊，呂子奇才跨出五六步，兩旁突然閃過兩個僕人，四手齊發，向他的雙臂搭去，口中還較笑道：「老先生請小心，地下太滑，仔細別閃了腰！」

呂子奇自然早已作了防備，雙臂一振，運動反彈出去，想將那兩人震開的，可是不知怎的，他腳下的石塊忽然旋轉起來，整整地掉了一個方向，呂子奇沒有想到這一著，連忙把注意力放到雙腳上以求穩定身形！

可是這一來他卻疏忽了上面，雙條胳膊竟被人緊緊地抓住了，凌空抬起來送到門外放下！

先前那個僕人微微一笑道：「呂老先生這是何苦？您一世名英得來不易，折在我們這些無知的下人身上，豈不是太不上算！」

呂子奇滿臉通紅，憤然回身叫道：「老夫就是把命擱在此地，也非要闖進這道大門……」

說著再度衝了進去，這次他的戒意更深，連腳下也留了神，輕輕一點，便自移動方位。可是他衝進十幾步後，不僅腳下未見異動，那些僕人也沒有出手阻攔，倒把他怔住了！

那僕人又笑笑道：「老先生的話說得太嚴重了，小可們不敢逼出人命，祇好放老先生進來了，老先生既然已進了大門，反回了您的英名，還請賞小可們一個薄面，自己出去吧！」

(一三九)

「你看，對面山腳下有一棟巨大的宅第，那就是你家。稍微再上來一點的地方，不是有一棵杉木嗎？那就是八墓神。原本有兩棵，又稱爲雙胞杉，今年三月底有一棵被春雷從樹的正中劈成兩半，從此以後村民們便心驚膽跳，害怕又有事情發生。」

一陣沁涼的寒意從我的背脊直竄而上，我們默默地走下山坡，旋即看見山腳下聚集了許多人，每個人的模樣都像是從田裡直接跑過來一般。當我看見吉藏就混在他們這堆人之中時，我憤怒地咬緊自己的嘴唇。他們的嘴裡似乎在大聲嚷嚷什麼，突然其中有一個人發現我們的身影，大叫一聲，全部的人都迅速閉上嘴回頭看我們，而後又神情不安地往後退。突然有一個外形怪異的人從人群中跳出來。

「回去！不准來！這地方不是你能來的。」

這個怪異的人高聲向我尖叫，我差點嚇呆了，一直在我旁邊鼓勵我的美也子則使勁地挽住我的手臂。

「放輕鬆，我們繼續往前走，她是濃茶尼姑，精神有點不正常，她不會怎樣的，你放心。」

走近一看，才知道她果真是位尼姑，我從沒看過如此醜陋的尼姑，年齡大約在五十歲左右，裂成三片的兔唇往上卷，兔唇裡排列了一床凌亂的黃板牙。當我們一走近，她便揮舞著拳頭捶胸頓足。

「不准來！回去！回去！你一出現就會引起八墓神憤怒，你一來，鮮血將再度洗滌整個村莊！八墓神也會要求八個犧牲品，禍害！你是禍害！你知道你外公爲什麼會死嗎？他是第一個祭品，以後還會有第二個、第三個、第四個、第五個……直到有八個人死亡爲止。禍害！禍害！禍害……」

濃茶尼姑不斷發出尖銳高亢的聲音一路跟著我們穿過村落，越過溪谷，來到田治見家的門口爲止。在她的後面還跟著一長串面無表情的村民們。這就是我初到八墓村所受到的歡迎。

雙胞胎姑婆

「寺田，不要理他們，鄉下人雖然很囉嗦，其實沒什麼惡意，你越是怯懦，他們越會看扁你。」

幸好美也子陪在我身邊，適時保住我的顏面，如果是我一個人來，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情況，恐怕走不到半路就已經拔腿狂奔了。事實上，當我們進入田治見家門時，我已經嚇得全身冷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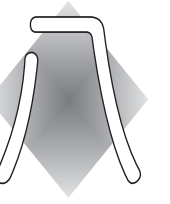
「那位濃茶尼姑到底是誰？她爲什麼緊跟著我們？」

「她是那個事件的犧牲者之一，她以前的丈夫和小孩都在那時候被殺害，所以他才會出家爲尼，她的尼姑庵就在濃茶，自從她親眼看見雙胞胎的其中一棵被雷電劈成兩半後。就有點不正常。」

「濃茶是地名嗎？」

「是的，從前那裡的尼姑庵祇有客人來，就會端出濃茶，久而久之，就以濃茶取代當地的地名。其實那個尼姑的法名是妙蓮，但是大家不是叫她濃茶尼姑，就是濃茶老婆，她有點精神失常，你不要太在意。」

(二十六)



墓

村

●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沒有多久，就看到了那股山溪，溪水在月色之下，閃閃生光，清幽之極，又不多久，就看到了泉源，有一堆亂石在泉源上，據齊白說，那是故意堆上去的，但仍然看不出人工的跡象。再向前看去，前面不遠處，果然有好高的一座山崖，黑壓壓地，像是將整個天地一下子切斷了一樣。

我向前急走了幾步，想奔上那堆亂石頭去，可是齊白卻陡然一伸手，拉住了我，他的動作那麼突然，我向前衝出的勢子又急，以致兩人一起跌向地上，我正想叱責他，他已疾聲道：「別響，有人出來。」

我們兩個人跌倒的地方，正好是兩塊大石之間，可以看到那山崖的情形，祇見完整的山崖上，有一處地方，現出了一道石門來。那情景，十足和一些古裝電影中看到的一樣，可是身臨其景，不覺有趣，祇覺得詭異。那石門不是很大，個子高的人，出入可能還要低著頭才行，果然，門才打開，就看到一個，低著頭，從石門中踱了出來。

我伸手在齊白的肩頭拍了一下，表示對他的感覺敏銳表示欽佩，剛才我就完全未曾覺出有什麼暗門移動的聲音。

那人一出石門，挺直了身子，看來身形相當高，穿著一件刺繡十分精美，在月光下看來，也覺得華麗無比的錦袍，齊白震動了一下，在我的耳際，以極低的聲音道：「就是他……他找到了存衣服的倉庫，你看看，除了皇帝之外，誰有這樣的錦袍？」

我也用極低的聲音答：「我沒有否認這裡是皇帝的行宮，但不以爲他是皇帝。」

齊白沒有再說什麼，祇是向那人指了一指，那人向前走了幾步，背負著雙手，昂起頭來，月色之下，看得十分分明，他神情憂鬱，緊蹙著眉，像是有無限心事，望著明月，發出了一聲長歎。

那一下長歎聲中，倒的確充滿了國仇家恨的感慨。我雖然早肯定那是人而不是鬼，但是由於眼前的情景實在太詭異，所以還是忍不住，先向他所站處的地上，看了一下——目的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影子。

當然有影子，正常的由於月色明亮，所以影子看來也清晰無比。

我碰了齊白一下，向前指了一指，示意他去看那人的影子，齊白瞪了我一眼，壓低聲音：「我早就說過，他是結結實實的。」

我第一次聽齊白說「一個結結實實的鬼」時，還真不容易明白那是什麼意思。如今，這個結結實實的鬼，就在我的面前，自然再明白也沒有。

這時，那人在連歎了三聲之後，忽然發出了一下長嘯聲；其實，我祇能猜測那是他在仰天長嘯，而事實上，他發出的聲音，十分難聽。一點也不優美，倒有點像喪家之犬的悲嘯。

其所以使人知道他是在長嘯，是由於隨著那一下怪叫聲，月色之下精光一閃，他在身後的手，移到了身前，手中竟然握著一柄精光四射的長劍。

(六十四)



話才說完，啪地一聲，一個掌印立刻印上了他的臉。

「以後別再讓我見到你！」摺完話，馬倩倩踩著十公分高的高跟鞋，帶著破碎的豪門夢，轉身揚長而去。

第十章

「總經理，請上車。」在飯店的門口，司機已將車門打開。

看著已打開的車門，辜仲暘沒有要上車的意思。剛剛被打的臉還熱熱腫腫的，他頭一次發現，原來女人的巴掌雖沒男人的那種力道，卻是又快又狠。

「你先把車子開到前面路口等我，我想走一走。」心情太鬱悶了，或許散散步後會好一點吧。

走在紅磚道上，看著來來往往的人，辜仲暘此刻心裡想的是，歐嘉芝跟那個陳某某現在正在做什麼？

唉！他又歎了口長氣。

他怎麼會做出這麼無聊幼稚的事呢？一點都不像自己！

何必搬個石頭來砸自己的腳呢？他現在連要解釋都不知道該從何解釋起。

事情好像祇要一扯上歐嘉芝，他就容易失控，連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如何都不確定，竟然就以爲可以拿馬倩倩來氣她？

抬頭望著一片蔚藍的天空，辜仲暘無奈地苦笑。

「真像個傻瓜！」他自嘲。

路口到了，他看到司機已在馬路的另一邊等自己。

才剛舉步要過馬路，綠燈閃爍了起來，黃燈亮起。

辜仲暘收回腳，決定等下一個綠燈。

突然，他感覺到自己的手臂被輕輕地擦了一下，一看，有個背著書包的小男孩以爲沒車，越過他，衝向馬路。

「喂，小弟弟！」辜仲暘叫他。

尖銳的喇叭聲突然響起，一輛加速行駛的摩托車根本來不及煞車，眼看就要撞上了——

这一幕，彷彿 L.A. 的車禍重演。

辜仲暘的腳，下意識地衝向馬路。在他失去意識前，他看到了一張小孩受驚的臉，以及，他跟歐嘉芝那段不爲人知的相處回憶，一幕又一幕地閃過腦海……

一個星期後——

爲什麼嘉芝沒來看我？她不知道我出車禍嗎？」

頭纏著紗布、左腳打著石膏的辜仲暘，在等了一個星期後，終於按捺不住心情，開口問妹妹。

「大哥，你家開的是宇宙集團，又不是婚紗店，人家嘉芝幹嘛來看你？」看他心裡急，辜仲暘就偏要吊他胃口。

「哼！這個臭大哥，害她差點就要重找伴娘了。」

「喂，好歹我也是她朋友的大哥啊！」撇開他們之間的那段過往，就算她再生氣，也該來看看他啊。

目前他不良於行，又不像以前是靈魂可以飛來飛去，她若不來看他，他怎麼跟她道歉跟解釋？」

「喔，那又怎樣？」哼！偏不告訴你。

「那好吧，既然你不說原因，那等我回公司之後，對於志傑的婚假，可能就要重新考慮考慮了。」嘿，這一招對付仲柔肯定有效。

果然——

「哥，你好好詐！」辜仲暘開始哇哇大叫，她早就計畫好蜜月要去玩一個月了。

(四十八)

天使花嫁

陶業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說罷，就要關門。蔣青巖道：「你且住了，我不是外客，我便是你家蔣舅老爺的大相公，多年不知姑老爺、姑奶奶的消息，今日訪問至此，決要一見。若姑老爺公出，便見姑奶奶，你可進去稟知。」

那院子聽了，驚訝道：「原來是舅老爺的公子，請到廳堂坐了，待小人進去傳稟。」蔣青巖便走到廳上坐了。那老院子忙走到中門邊，那中門都是落鎖的，院子擊了一聲雲板，裡面方才走出一個老婢來，問道：「有甚說話？」

那院子道：「你可去稟知老夫人，說蔣家舅老爺的公子在外候見夫人，有拜老爺的名帖在此，你帶進去與夫人看。」那老婢聞言，連忙走將進去。不半晌，又同了三四個丫頭、養娘，一齊出來，將鑰匙開了門，向那老院子道：「快請蔣官人到內堂相見，老夫人專等。」那白頭院子忙跑出來，向蔣青巖道：「官人，老夫人有請。」蔣青巖化整衣冠，恭恭敬敬走將進去，伴雲捧了禮物相隨，衆丫頭、養娘依舊將門掩了。

蔣青巖將到中堂，華夫人走近前來，一手攙住道：「侄兒，我與你一別十有六年，怎便這等長成，敢不記得我做姑姑的了？」蔣青巖且不言，納頭便拜，道：「久違姑母大人尊嚴，負罪良多，今得相見，喜出望外。」

華夫人再三將蔣青巖扯起，蔣青巖將禮單呈上。華夫人道：「你我至親。何須行這套禮，留待你姑父回來壁謝吧。」將禮單遞與手下丫頭收過，然後讓蔣青巖坐了。蔣青巖看華夫人，雖然年紀望六，卻還十分清健，因想起自己的父母，不覺慘然。華夫人問及哥嫂，聞得已經亡過多年，十分傷痛。茶過三巡，姑侄兩人各將亡國以來十五六年中的行藏出處說了一遍，彼此歎息一回。蔣青巖故意問道：「十六年來，不知姑娘曾生過幾位表弟？」華夫人聞言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侄兒，你休提這話。你姑父生平無甚過惡，不料上天竟不肯與他一個後代，僅生得三個妹子。」

蔣青巖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既有三位妹子，何不請出來相見！」華夫人道：「他少不得出來拜見哥哥，祇怕梳洗尚未完備。」當下吩咐手下一個丫頭道：「你去請三位小姐梳洗完備未曾，道蔣官人在此，請三位小姐出來相見。」丫頭領命去了，華夫人即吩咐下收拾酒飯。不一會，那丫頭回復道：「三位小姐都曉得了，待梳洗完備，同來拜見。」這蔣青巖聽得，滿心歡喜，單候相見。

(十四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